

口述

徒骇河畔的童年

□ 高立杰

鲁西平原上的徒骇河，是一条会呼吸的河。它的呼吸声藏在冰面开裂的脆响里，更藏在每一个在河岸边长大的孩子记忆深处。我的整个童年，都被这条河的四季光影、水声与风，深深浸染。那时河堤上遍植紫穗槐与荫柳，这些耐旱的灌木丛既是护堤的卫士，也是庄户人家的宝库——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鲁西农民，哪个不会用这些枝条编筐织篓？粮食囤、粪篮子、簸箕筐，家家户户的农具家什，都带着柳条与紫穗槐特有的清香。

河醒时分纸鸢飞

我的老家度假区朱老庄镇高堤口村，就趴在徒骇河的东岸上，像个小娃偎在娘怀里。开春时节，河坝上的紫穗槐刚冒出紫茸茸的嫩芽，老荫柳的枝条泛出青黄，我们这些孩子就坐不住了。

我小时候最爱搬个小马扎，坐在院里听徒骇河冰面开裂的声响。那是惊蛰过后，河水“嘎嘣嘎嘣”地裂开，一块块冰坨子顺着水流往下漂，在拐弯处撞得叮当响。这时候，母亲就会念叨：“河醒了，该放风筝了。”

做风筝要偷偷取糊窗户的牛皮纸来用，我常蹑手蹑脚地溜进堂屋，从窗棂上揭下张旧窗纸。父亲发现了也不恼，反倒从竹帘上抽下几根细竹篾——他那双编过无数荫柳筐的手糙得像老树皮，可削起竹篾来格外灵巧。一会儿工夫，一个燕子风筝的骨架就支棱起来了。

粘风筝要用糨糊，奶奶用白面兑水在灶上熬，熬得稠稠的。我蘸一点抹在竹架上，再把窗纸糊上去。尾巴最讲究，得用写大字的毛边纸撕成条，粘成长长的飘带。

三月三，风筝飞满天。我们跑到河套的麦地里，麦苗刚没过脚踝，软得像

地毯。顺风时一撒手，风筝就打着旋儿往上蹿。我那个燕子风筝飞过老槐树的梢头，在蓝天里变成了小黑点。线轴是杨木削的，放线时勒得手心生疼，可谁也不肯先松手。

有时风筝会栽进河里。我们就脱了鞋袜，蹚着还带冰碴儿的河水去捞。春水凉得刺骨，可摸着湿漉漉的风筝时，心里头比吃了蜜还甜。

浪里白条与浑水摸鱼

夏天一到，徒骇河就成了我们的水世界。河中间深的地方能没过大人大头顶，岸边却浅得很。每天午后，我们像群泥鳅似的溜出家门，扑通扑通跳进河里。最先学会的是狗刨，手臂抡得水花四溅，游半天还在原处打转。

我九岁那年差点淹着。那天我学大孩子往深水区游，小腿突然抽筋，身子直往下沉。喝了好几口水，眼看要没劲儿了，忽然有双手把我拽上来——是邻居家大我三岁的哥哥。

他把我拖到河滩上，照着后背“啪啪”拍了几掌。我吐出好些浑水，睁眼看见岸边的柳树都在打转。哥骂我：“不会游逞啥能！”可第二天还是耐心教我浮水。

摸鱼要在雨后。河水涨起来又退下去，好些鱼搁浅在洼地里。我们拿筛子当渔网，光脚在淤泥里蹚。最经常逮的是鲫鱼，它们只有巴掌大小，在指缝里滑溜溜地钻。

有一回我摸到个大家伙，双手都抱不住。那鱼猛一甩尾，溅了我满脸泥点子。最后还是小伙伴们帮忙，用柳条穿了鱼鳃提回家。那天晚上，整条胡同都闻见我家飘出的鱼香。

傍晚时分，大人们也来洗澡。晚饭前男人们在深水区洗澡，晚饭后女人们在浅滩处冲凉。笑骂声、泼水声混成一片，直到夕阳把河水染成金红色。

蚂蚱串与偷秋趣

秋天河套里最是热闹。高粱晒米，

豆荚鼓包，蚂蚱肥得蹦不动腿。河堤上的紫穗槐结出一串串紫花，远远望去像给大堤镶了道紫边。

我们挎着荫柳条编的粪篮子割草，眼睛却总往庄稼地里瞟。看田的老大爷坐在窝棚里打盹，我们就猫腰钻进豆子地。不是真偷粮食，就摘几个青豆角、刨俩地瓜，图个野趣。

捉蚂蚱是个技术活，最好使的是用蓑衣草编的网兜，迎着风一抡，准能扣住几只大青蚂蚱。串蚂蚱则另有门道：随手取根狗尾草，自蚂蚱颈后皮一穿而过，既保其性命，更添一份鲜活生气。

我们在地头儿挖个灶坑，拾把干柴点火。把蚂蚱串架在火上烤得焦黄，撒点偷来的盐粒，香得能把舌头咽下去。

有一回我们盯上河柳上的鸟窝。三娃子像猴似的爬上去，伸手往窝里掏。忽然“嗷”一嗓子摔下来——窝里有条水蛇。大伙吓得四散奔逃，三娃子瘸着腿追在后头骂。后来才知道，那蛇根本没毒。

深秋时徒骇河瘦成一条线。我们在裸露的河床上找胶泥，挖出来摔打成方砖，刻上各种图案，晒干了当玩具。最好的是刻着飞机的泥模子，能换五个玻璃弹珠。

冰上飞与灶火暖

冬天河面封冻时，整个徒骇河都成了大冰场。大堤上的荫柳枝条覆着白霜，像老人家的银须。

清晨的冰面最光滑，能照见人影。我们绑上自制的冰车——把两块木板钉上钢筋条，手里拄着带钉子的木棍当冰钎子。冰车滑起来嗖嗖生风，有时两个人撞在一起，人仰马翻也不觉得疼。

抽陀螺要手腕巧，鞭子抽得响，陀螺转得欢。我的陀螺是枣木芯的，底儿镶了颗滚珠，转一袋烟工夫也不会倒。我们在冰面上比赛，谁的陀螺先停谁就输一块地瓜干。

最有趣的是搂树叶，周末孩子们都背着柴筐往河堤跑。槐树叶与紫穗槐

落叶金灿灿地铺了厚厚一层，搂起来沙沙作响。有时能搂到刺猬，它蜷成个球滚进筐里。

树叶在灶膛里烧得“噼啪”响，母亲就在灶边炸泥鳅。那些泥鳅是秋天晒干的，在油锅里一滚就酥透了。我围着锅台转，母亲总先拣条最大的塞我嘴里。

雪后河岸最美。柳树枝挂满冰凌，风一吹“叮叮当当”响。我们踩着积雪找野兔脚印，循着踪迹能追出二三里。虽然从没逮着过兔子，可那份追逐的快乐，比吃肉还香。

河声依旧梦长存

后来我去外地读书，离徒骇河越来越远。可只要闭上眼睛，还能听见冰裂的声音、闻到槐花的香味，指间仿佛还缠绕着柳条的温度——那是我童年最早接触的编织材料，比任何玩具都更早教会我创造的快乐。

现在回村，老槐树不见了踪影，河堤上的紫穗槐丛也换成了整齐的杨树。儿时玩伴都当了爷爷奶奶，坐在新修的广场上晒太阳，手里拿的不再是蒲扇而是智能手机。说起偷地瓜、编柳筐的往事，笑得假牙都差点儿掉出来。

徒骇河还在流，只是再没见过干涸时露出的泥滩。现在的孩子不用自己糊风筝，都玩带遥控的飞机了。超市里有的是塑料筐，谁还会费劲去编荫柳筐呢？

但我总觉得，那些藏在河泥里的童年从未走远。每当春风又起，我仿佛还是那个赤脚奔跑的少年，手里攥着风筝线，线那头连着故乡的云。而徒骇河大堤上的每一丛紫穗槐，每一株荫柳，都还在岁月的长风中，沙沙诉说着编织的故事。

人哪，就像徒骇河里的泥鳅，钻得再深，也离不开这片泥土。而那些柳条编织的记忆，早已在血脉里扎下了根——那是徒骇河的四季，也是故乡的筋骨。



欢迎订阅2026年度《聊城日报》《聊城晚报》

订《聊城日报》，赠《聊城晚报》！更多精彩，全新呈现！

知聊城 爱聊城

《聊城日报》全年订价：560元 全月订价：47元

《聊城晚报》全年订价：160元 全月订价：20元

发行服务电话：0635-2921000

零售价：2元

零售价：1元

13663501211

